

書法中的中國心

容浩然書法作品賞析

香港的書法教育，是本港著名書法家容浩然先生一直關心的大問題。他不但平時對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力圖做到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也力求在書法公益化事業的發展中，發揮自己的一份心力與貢獻。本報不久前採訪了容浩然先生，不但賞析他的作品，同時也從他的作品中讀出一份真誠的中國心。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美是一種統一

一部好的書法作品，如果僅僅是字「好看」，那絕不是上乘之作。書聖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所以能流傳千古，成為「第一行書」，絕不只因其字形之美，更是因為其內容之美，甚至是王羲之的人格之美。也就是說，一部好的書法作品是字形之美與內容之美的統一。岳武穆之《滿江紅》表現了容浩然作品中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洋溢着愛國主義的激情，氣壯山河，名傳千古。「怒」字引領全篇，以此觀照字形，便覺字字「發怒」，力透紙背的筆畫當中蘊含的是對金軍的憤慨，以及對自己決意北伐、直搗黃龍之志的直接表達。觀此書法作品，我們不可能只品味字形之美，因為作品內容所傳達的強烈的思想內涵深深地震撼着我們。這幅作品是成功的，我們不能否認字形之美對這幅作品的貢獻，但讓我們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內容所蘊含的思想感情。當然，字形和內容如此的渾然天成，我們不得不感謝這幅作品的作者創造者容浩然先生，他深入骨髓的思想內涵和高尚人格成就了這幅作品。

另外，這幅作品字的間架結構以及字與字之間的結構都富於韻律感，這幅作品給我們的不僅僅是視覺上的衝擊，還給予了欣賞者聽覺上的享受，彷彿是一曲雄壯的交響樂在耳邊迴蕩，繞樑不絕。再看魯迅的千古名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一身傲骨，渾身是刺，桀驁不馴，他的雜文很多時候是一種嬉笑怒罵，他給人的印象是難以接近的。這條幅，小篆筆劃的圓潤，作者筆法的濃淡相間，每個字看似隨意為之，雜亂無章，其實卻井然有序、謹守方圓；看似無棱無角，但卻似渾身是刺，面對這條幅，儼然面前站着活樹人。同樣的字體，如果寫的是柳永的《雨霖鈴》，給人的感受絕非如此，

怕是每個字都似「寒蟬凄切」，看後不覺「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了。

天真與清新

看到「天真」，我們往往會想到爛漫無邪的頑童，剛剛學會蹣跚走路，偶爾溜進爸爸的書房，摸到了毛筆，便「信手塗鴉」，毫無章法，但卻可愛至極，因為他的每一筆都是無意識的，也是最為純真的，不摻雜任何念想的。我們看這兩個字，會猜想作者是個不錯的兒童心理學家，他最會揣摩兒童心思，提筆在手，刷刷點點，一氣呵成，真是「天真」。筆法的濃淡，線條的粗細，字形的結構，完全看不出是出自成人之手，令人拍案叫絕。試想，如果「天真」二字透着「顏筋柳骨」，就像七旬老人，紮起總角，說話間哆聲哆氣，令人作嘔。再看「清心」，「清心」後跟着「寡欲」，儒釋道三家均以此作為修心之路。「清心」二字看起來極其自然，毫無造作之感，隸書的筆法，卻沒有隸書的工整嚴謹，頗似已然實現了心靈的自由解放。不像高居廟堂的達官貴人，也不像財大氣粗的地方豪紳，卻像極了歸隱山林的閑雲野鶴，俯仰之間盡皆自然之態。「天籟」一幅給人的感覺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頗有莊周之風範。筆畫猶似脫韁的野馬，縱橫恣肆，可謂字與天和，頗具自然之美！

「鶴鳴九皋」典出《詩經·小雅·鶴鳴》：「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喻賢士身隱名著。這四個字在字體上，乃至筆劃上都無甚特別之處，以行書行字，間以濃淡。乍一看十分平淡，可是眼光卻遲遲不忍離去，又不知何故。感覺着平淡的四字透着一種魔力，抑或說有一種極強的吸引力牽引着欣賞者，使之寸步難移。何故？細推敲，則是因為內容所致，賢士本身具有的人格魅力！同樣的字體寫着「米飯饅頭」，則興趣索

然，大跌眼鏡！「言而有信」語出《論語·學而》，是儒家重要信條之一。以行書行字，筆畫張揚，似乎無法與儒家門徒謹守方圓聯繫起來。看到這四個字，我們會想到如果以「顏筋柳骨」行字，那就再合適不過了。但是，即使是這樣的行書，看不出強烈的秩序感，我們照樣能感覺得到它似乎在跟我們講述「曾子殺豬」的故事，告訴我們，生活於世當以信立！

書畫不分家，也可以說字畫不分家，字體本身就是畫面，不同的是，字本身符號性很強，所以字體十分地豐富。書法作品所傳達的思想感情必須與書寫的內容緊密聯繫。

書法教育當常態化

容浩然認為，香港的書法教育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的時刻，如何進行下一步的書法教育，是擺在政府、社會、家庭以及學生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以政府而言，容浩然認為，香港的書法學習熱情仍舊有待提高，這與政府的推動有着很大的關聯。因為過去殖民地歷史的原因，大家往往鍾情於與西方文化有關的科目進行學習，例如鋼琴、小提琴、油畫等等。這樣的做法，無形中將中國傳統的書畫藝術邊緣化，從而造成了國粹藝術被看輕的現實。容浩然認為，政府應當以身作則，帶頭進行有關書畫方面的宣傳與推介力度。例如，海峽兩岸，台灣的領導人馬英九或是祖國的領袖，都會以毛筆字來批閱公文。不久前，溫家寶總理頒授予新任特首梁振英先生的任命狀，就是用毛筆字簽名的，足見國家領導人深厚的國學淵源。如果香港的特首或政府公務人員，也能夠以毛筆字來進行公務文章的書寫，相信一定會大大有利於書法的推廣與學習。

從社會層面看，學校應當加強對書法等傳統中國文化的學習力度，根本上是要將這些文化藝術與學生的成績、學分掛鉤，這樣，才能夠以適度壓力的方式促進書法事業的繁榮與發展。目前，本港學習書法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他們的學習熱情與動力是建立在興趣的基礎上的，如果能夠將書法列為中學或是大學的必修課程，並且作為學生素質考核與成績評定的一種模式與途徑，相信大家會更加重視書法，也能夠在書法的學習中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情感。

如果書法成為一門課程，那麼，這樣的課程應當怎樣設置呢？容浩然認為，應當在國民教育的大框架下來開展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的教育。他認為，國民



教育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國家認同教育，如何將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具體化，需要極為具象的藝術構造來進行模型樹立。因此，需要將書法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一部分，用以開展全方位的文化情感培養，唯有如此，學生們才能夠在書法的學習中領會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並借助這樣的途徑，增強自身的民族認同感與自豪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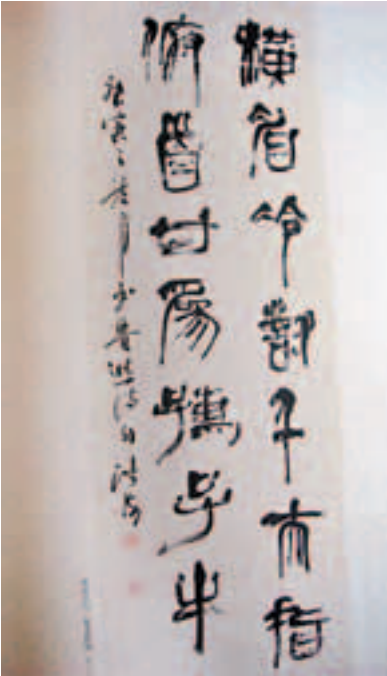
面向民族的國民教育

近年來，本港社會有一股輿論氛圍，某些人試圖打造所謂的「城邦」意識。城邦意識的核心是什麼，就是建構以香港自身為主體性的文化體認觀念，並且以這種觀念作為視角，來看待周圍的事物與人情，進而形成一種難以名狀的文化、族群甚至國家層面的認同思想。可見，這是一種極其危險和錯誤的觀念。

提出本港城邦化概念的人缺乏最起碼的歷史常識與哲學思考，其做法更是逃避國家認同的行為。在古希臘，城邦具有相對意義的獨立性，這種獨立不僅僅是政治制度的獨立，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層面的主體性。以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城邦為例，它們的文化屬性完全不同，一個具有人文主義和公民精神，另一個則是徹底化的軍國主義集體，同樣是一個國家的兩個城邦，其文化內涵完全不同，可見，將一個城市比喻為或者看作是城邦，都是需要對歷史進行充分考究和研讀的一個行為，而不是武斷的結論或是情緒的發泄。然則在香港，城邦概念背後的文化內涵，則具有一種脫離中國文化的傾向。一個必須承受和直面的事實是，在本港高叫城邦意識的人群，心中隱藏的殖民地戀舊情結，是不言而喻的。每一次在本港發生的社會運動，這些懷有城邦情緒的參與者，有一個最為凸出和明顯的標記，就是港英時代的龍獅旗。龍獅旗的背後，是部分香港人對當下文化走向的抵觸與反彈。

事實上，產生殖民地後遺症，是英國殖民者深度殖民的後果，因此，在這種深度殖民基礎上形成的所謂城邦觀念，在本質上也就是一種殖民地戀舊情緒。這種情緒將思維停留在殖民時期的歷史熏陶中，回避了當下的社會文化所面對的具體問題與困難，同時對青年一代的香港人產生了極為明顯的誤導，導致他們不能夠正確面對未來的文化取向與選擇。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國民教育的重要性。

國民教育的內涵究竟是什麼？本港社會爭論不休。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國民教育的基礎含義就是增強本港未來一代人的祖國認識與祖國認同。從旗幟鮮明地反對城邦論的角度來看，國民教育首先是讓本港的未來一代人能夠明白香港文化與自身的連接點究竟是本土還是大中華。事實上，將這二者進行對立一直是有心人士的做法。真正的香港本土——如民間的很多風俗、信仰，實則都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準確地說，是有香港特色的嶺南文化，也是有香港特色的中華文化，香港的文化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祖國文化的範疇。因此，試圖以空中樓閣的形式建立所謂的香港文化認同，必然會遭到失敗與唾棄，也是



違背基本的歷史潮流的。

要消除城邦論在香港年輕一代人心中的負面影響，增強國民教育是根本途徑，也是重中之重。例如，書法的教學應當成為國民教育的一種形式。民族文化與國家認同教育，不僅僅是抽象歷史的價值宣導，同時也是具體的文化意象的組合與分拆。書法作為中國人傳統文化的範疇，若能夠成為本港青年一代學習、模



仿的對象，則更加能夠讓香港的年輕一代體會到香港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上下位關係，也能夠在複雜多變的文化環境中，正本清源、確立核心價值觀與信念。國民教育，應當面向民族，也應當從民族情、同胞愛的角度來分享歷史的語境與現實的需要。這不是空洞的歷史說教，而是本港現實需要去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打破殖民地圖騰的崇拜，打破留戀舊時代的神話，所需要的，絕不僅僅是政府單方面的作為，更加有賴於社會各界能夠以包容的胸襟去面對香港的過去、當下與將來。若只是單純割裂香港與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只會導致認同的模糊與價值的錯亂。中國的歷史不曾拋棄香港，因而香港的現實也不能夠自外於中國文化而存在。國民教育，必須面向民族、面向現實、面向當前的香港年輕人，這是提升整體文化素質的方式與方法。教育的核心理念不能夠有所動搖，但是實踐教育理念的形式則多種多樣。面對不同思潮湧動的現實，咬定青山不放鬆，才是最佳的做法。

文/圖：徐全